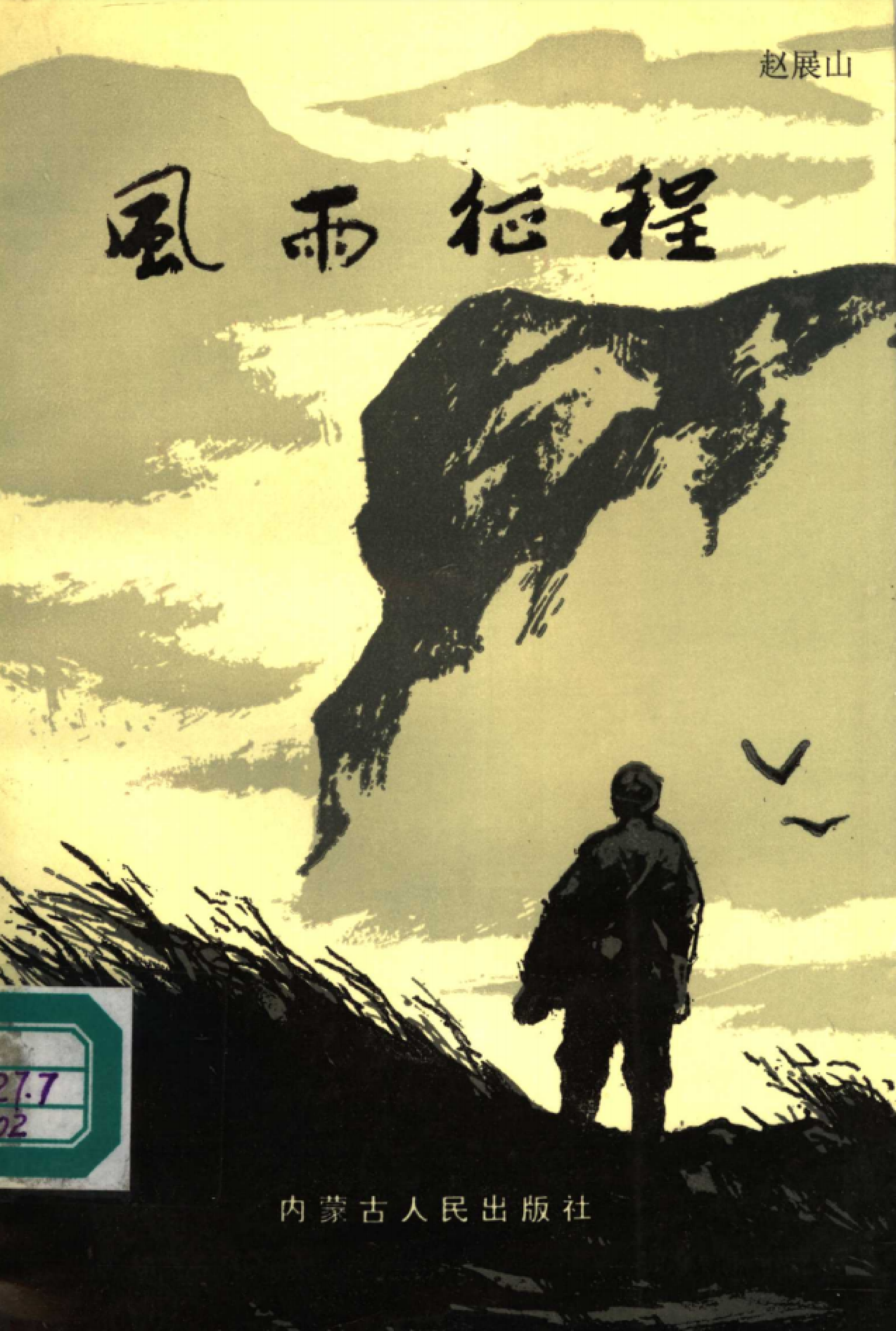


赵展山

风雨征程



27.7
0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奇泽华

封面设计：石玉平

封面题字：唐荣臻

ISBN 7-204-01032-9

K·86 每册：2.45元

風雨征程

趙展山
張士耕

憶述
整理





赵展山同志近影

目 录

苦难童年	(1)
陕北曙光	(5)
初试风雨	(10)
出师受挫	(16)
建立武装	(27)
解放府谷	(33)
乌云遮日	(37)
情深似海	(40)
苏区请命	(45)
狱中斗争	(50)
生死考验	(55)
风云变幻	(61)
河曲建党	(66)
众志成城	(73)
晋西事变	(78)
宁死不屈	(89)
度过难关	(94)
顶风受审	(99)
欢庆胜利	(105)
新的征程	(109)
意气奋发	(123)
三进北京	(127)
结束语	(134)

家贫，显示人的志气
国难，考验着人们的忠贞

苦难童年

如今，在我们社会主义新中国，童年是幸福的，多彩的，对童年的回忆也是甜蜜的。然而，在旧中国，人民生活在苦难之中，生活在底层的劳动人民，终年在贫困饥饿线上挣扎着，奔波着，儿童的生活更是辛酸多于甜蜜，贫病多于康健，饥寒多于饱暖。吃糠咽菜的日子是艰难而困苦的。一九一四年我出生在陕北的府谷县。那里山穷，地穷，人穷，自然条件很不好，坡岭起伏，沟壑纵横，土地贫瘠，常年是种在地上，收在天上，风调雨顺的年景，还能勉强糊口，但各种自然灾害，时时刻刻威胁着人民的生活，尤其是反动政府的苛捐杂税和地主的收租索债，更压得人连口气也难以喘息。农民终年在土地上奋争着、挣扎着，许许多多的农民累弯了腰，不少的人累倒了、累病了，累死了。我刚懂事时，就记得我们的生活很艰难，终年很少吃顿饱饭，夏天靠吃苦苣，苜蓿、杨子条叶子糊口，冬天主要吃粗粮、荞麦花、榆皮等充饥，主要劳力掺和一些小米。每顿饭都是按辈数和劳动多少分摊着吃，祖父和劳动的父亲每顿饭一大碗，母亲和劳动少的吃一小碗，锅里剩下的不够分摊就用水搅拌成汤充塞饥肠。天长日久，劳累的人和忍饥挨饿的老人孩子，个个都是面黄肌瘦。生活在这样贫寒的家境，根本不存在上学读书的可能，刚刚懂事，就跟随母亲放牛，有时在前边牵着，有时在后边赶着，母子结伴，在山野间边放牛，边搂柴打草，不得安闲。春夏秋冬，身上都是破衣烂衫，逢年过节，能穿上一件囫圇衣服就很高兴了。

我母亲省吃俭用，挑着生活的重担，除去缝衣做饭，料理家务，还分担放牛的营生。因常年吃不饱饭，身体虚弱得很，有一次赶牛上坡，她一步一摇晃，头发晕，眼发黑，腿软得支持不住，几次跌倒在山坡上。她艰难地爬起来，扶着我，拖着两条腿回到家。从此，她躺在炕上，再也不能动弹了。当时，全家人连饭都吃不饱，哪还有钱买药治病？只有死抗着，硬熬着。母亲的病一天比一天加重，一天比一天厉害，躺在炕上不住地呻吟着，浑身发着高烧，被病折磨得实在支持不住了，就服毒自杀了。

母亲去世时刚二十多岁，她的一生是短暂的，也是悲惨的，那是艰难痛苦的生活吞噬了她的生命啊！

母亲死了，我象被霜打了一样，很长一段时间被痛苦折磨着，心中象失落了什么，白天再也听不到母亲招呼我去放牛的声音了，每当我走到她跌倒的那个山坡上，仿佛又看到她那一步三摇的身影！

母亲悲惨的离开了这苦难的人世，全家则跌入了更深的无边的深渊。连续几年荒旱，赤地千里，寸草不生，地干旱得连下种的墒土也没有，一家人的生活更没了着落，忍饥挨饿，度日如年，连年吃杨子条叶充饥，祖母浑身浮肿，肚子膨胀得象扣着一口大锅，只能仰面躺在炕上，不能坐起，更不能翻身，嘴也憋得合不住，呼呼地喘着粗气，眼睛睁得大大的，眼神那么吓人，急得一家人团团转，有什么办法拯救她呢？因为无钱请大夫治病，祖母也就这样悲惨地饿死了。

连年的灾荒，亲人的去世，给我们家的打击实在太大了。常言说：三天挨饿放不住宝贝。穷人家的宝贝不是金银财宝，是赖以生存的土地。那时，穷人遭了难，地主发横财。那些丧尽天良的两脚豺狼，都是乘人之危，用低价押你的地，却把典地钱的利息抬得很高，而且仅付你典地钱的一半，另一半做为利息掌握在他手里，每年按时清算一次利息，还得按期归还，如你不能

及时归还，典出的地就自然成了他的，这就是通常称之为：钱无利时地做保。

我们穷苦人每逢春季饥荒日月揭不开锅时，向地主借粮，他为了盘剥你，把粮折成钱，以钱计粮，春季一石粮二十多元，秋后粮价大幅度下降，每石只有五、六元，你借一石，得加五、六倍的还。如遇荒年，实在不能还，他就按对半利算，春季借一斗来年还一斗半，时间越长，利息越重，背债越多，使你长年陷入无底洞的债窝里，整个命运也就握在地主的手里。就这样世世代代为地主效劳，有的人一辈子也还不清地主的阎王债。我们家破产后，生活实在难以维持，我的二妹妹刚刚八岁，就童养了出去，大妹妹还不懂事，家中无人看管，从炕上爬到了炉膛里，全身烧伤，两支手都成了残废，十一岁时也找了人家童养了出去，不论大妹妹还是二妹妹，尽管挨饿受冻，她们也不想离开父母，离开亲人。因此，她们离家出去时，都哭红了眼，伤透了心，两手拽扯着亲人的衣襟，边哭边喊着：我不去！我不去……真是使人心酸，悲痛。如今，每当我想起那一幕幕悲痛的离情，心中便一阵阵地疼痛。

我们全家终年在饥寒中熬着，大人孩子衣衫褴褛，一年四季穿得都是补钉罗补钉的破衣服，布丝朽得实在不能线缝时，就用点面糊粘住。夏天还容易凑和，到了十冬腊月，实在难熬，除去给经常外出打柴的父亲，把夏季穿的单衣千纳万补的缝条绵裤外，其他人连季也换不了。我母亲一生度过二十六个寒暑，冬天连件棉衣也没有穿过，她到十岁时才穿上裤子。我们这些孩子在数九寒天，肉皮冻得黑紫黑紫，用手捏一把，只感到木胀胀的，也不觉得疼，大概是把肉皮的神经也冻得麻木了。

收完秋，我父亲为了养家糊口、还得拉上毛驴，从煤窑上驮上炭到四乡串着去卖，因没有本钱先赊欠，卖了炭再还帐。顺利时挣点钱维持生计，如遇几天不开张，不但没进项，连工钱也得

搭进去，一家人都得挨饿。由于生活无着，父亲被迫逃荒口外，那时我才十五、六岁，家里只剩下我和祖父二人了，为了谋生，我就去挖煤了。

陕北曙光

我是在贫困的逆境中成长起来的，自幼尝尽了人间的苦辣辛酸，还未到成年就挑起了生活的重担，为了寻求生活出路，我就到离家不远的青春岭庙塬沟挖煤谋生去了。

小煤窑的生产条件十分简陋，险恶，多数是斜洞，煤层只有二尺厚，煤层虽浅，但挖到煤都要花费工夫。有时挖煤还要下水，又没有防水设备，夏天还好，可以赤身露体地在水里滚战，天凉了，水凉刺骨，浑身都打寒颤。挖煤时一般是五个人一组，三人掏煤，两个人担，每个人自备简单的工具，掏煤的备一把尖镐，一盏照明灯，担煤自备一把尖铤，一副筐子，一盏照明的灯，锤楔是合伙租赁。煤洞又窄又矮，掏煤的半躺半仰着挖煤，担煤的手脚爬在地上，似弯弓的扁担，一筐抱在胸前，一筐驮在后背。一担有一百斤，左手抱着胸前的筐，右手拄着二、三寸长的窑拐子，保持着平衡，手里还拿着照明的麻油灯，沿着二、三里长的巷道向上爬行。巷道大约有五十多个台阶，每天担二、三十个来回，天天是鸡叫起，半夜睡，两头见不着太阳。就这样一天一天地，一年一年地熬盼着时光。

刚开始干，背上压着死沉死沉的煤炭，一步一步地在地上爬行，头上的汗珠滴哒滴哒地落，浑身汗津津的，象水浇了似的。咬着牙干上一天，肩膀压得红肿了，火辣辣的疼，浑身都感到酸疼，象得了一场重病。我们就是在这四疙瘩石头挤着一疙瘩肉的情况下苦干着。累死累活地干一天，只能挣上三角钱，要是不幸

碰上窑塌和瓦斯爆炸，连性命也没有了。一次，我和叔伯姑父靳五拉一块进窑挖煤，我们正干着，突然听到轰隆隆一声响，窑顶塌了，一块磨盘大的石头把靳五拉砸在下边，当时就被砸成了肉饼。那样的社会，穷人的性命真是一钱不值。怪不得当时流行着这样的顺口溜：“能活不当煤窑工，挖煤营生累死人。流汗流血还不算，窑塌爆炸活埋人。”还有的人说：“煤窑工、煤窑工，受着牛马苦，干的卖命工，自己为自己打墓坑！”

我们终日干着卖命的营生，终究不过是为了活命，这就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比较容易地和革命联系在一起。一九二八年的春夏之际，党的八·七会议之后，刘志丹调回陕北，深入实际，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在渭南崇凝镇召开群众大会，宣布成立苏维埃，这个在陕北破天荒的义举，象一声春雷，震动了陕北的大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农民起来解放自己，在斗争实践中，他们看到自己的力量，建立了自己的武装，敲锣打鼓，兴奋异常，扭秧歌，打腰鼓，欢庆自己的解放。人们唱着自己编出的歌曲：“不爱银子不爱财，光爱工农苏维埃；不爱金子不爱钱，光爱人民新政权。”

渭南起义虽然没有成功，但是，他是走的毛泽东、朱德同志领导的工农红军，以井冈山为中心，创造了湘赣苏区的道路，这条道路尽管是艰难的，曲折的，但是，它的影响却象日月一样，在中国革命的道路上永放着光辉。人们互相传扬着，中国有了共产党，它是工农劳苦大众的大救星，我们陕北的天要亮了！

我们小小的煤矿，也七传八传听到许多传闻，一边劳动，一边议论，思想很活跃，今天听到什么地方成立了苏维埃，明天又有人说什么地方成立了红军。他们都是为劳苦大众办事的，红军是和国民党的军队不一样，他们不打人，不骂人，专门打国民党，打地主豪绅，从来不欺压老百姓。一时，议论这些就成了我们的话题，大家心里盼着苏维埃、盼着红军。

一九二九年刚过春节，家家户户都弥漫着喜庆的气氛，尽管寒气还有些逼人，但毕竟是春天来了，人们期待着挂红灯的日子——正月十五到了。村村镇镇，都要在这一天耍狮子，舞龙灯，踩高跷，玩旱船，红红火火，热热闹闹。和我父亲很有交情的李四，经常跟我们讲些共产党闹革命的故事，他对我们说：“有人说我们是胎里穷，命里穷，一辈子活该受冷冻，真是这样吗？地主老财就是胎里富，命里富？他们不靠剥削咱们穷人能活吗？”

他这样一说，就拨亮了我们心中的灯，知道我们穷困是地主剥削的结果。

“我们必须学习苏联，工人农民大联合，打倒地主老财才能活！”李四叔叔又对我们说。

从此，我就一直揣摩着他说的话，觉得很新鲜，很有道理，也是很吸引人的。没事时，他来找我，我也时常去找他，真愿意和他说说心里话，有一次，他对我说：“孩子，今年咱们一块去到木瓜镇看红火。”

木瓜镇离我们村几里路，正月十五这一天，路上行人很多，三个一伙，五个一群地向木瓜镇汇聚。照往常，还没到村口，就听到咚咚锵、咚咚锵的敲锣打鼓声，但是，今天我们已经进入镇子，还没听到那种欢乐的锣鼓声，倒有一种严肃紧张的气氛，我们越往前走、越感到有点不对头。一直走到区公所，只看到一群一伙的群众和一群一伙的学生围绕在区公所周围。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不解地看了看李四大叔，他掩饰不住喜悦的心情，笑咪咪地对我说：“学生和群众要和区长李如山算剥削账哩！”这时，只见围观的人交头接耳地交谈着。过了一会，一个年青人站在台阶上说：“老乡们、同学们，我们今天到区公所来，只有一件事，就是要和区长李如山算他的剥削账！他们这些人骑在人民的头上，挣着官饷，做威做福，不给人民办事，整日就是吃香的，喝辣的，欺压我们，剥削我们，干尽了坏事，我们今天就要

和他算算他剥削了我们多少，又是怎样剥削的！”

“该算算他的剥削账了！”

“让他老实交待是怎样剥削我们的！”

群众中也发出了赞同的呼喊声。

这时，李四大叔附耳对我说：“那个讲话的小伙子，是个学生，他叫柴瑞。”

柴瑞讲完话，会场恢复了平静，区长李如山涨红着脸，一言不发，显然他在抗拒。

“李如山必须老实交待！”群众中发出被激怒的喊声。

“我没有什么交待的，我没有剥削人。”李如山哭丧着脸不满地说。

“李如山不交待剥削帐，我们答应不答应？”主持会议的柴瑞问大家。

“不答应！”群众中发出一片怒吼声。

李如山听到这怒吼声，身子动了动，似乎没有那种自在劲了，脸色也由红变黄了。但是，他仍僵持着，不吭声，不向群众交待自己剥削群众的罪行。

“这家伙不交待就是抗拒！”

“他怎么吃的就让他怎么吐出来！”

“对这种人不能客气！”

台下的群众你一声，我一声，显然被激怒的群众再也压抑不住自己的感情了。

有的群众向着李如山边呼喊边举起了拳头，边呼喊边扔去了砖头，有的还拿着棍棒呼喊，拥挤着，似乎什么力量也难以阻挡。在群众愤怒的呼喊声中，李如山缩做了一团，象丧家的狗，露出了窘像，经过这场斗争，国民党县政府不得不撤销李如山区长的职务。

这场斗争，使我亲眼看到了群众的力量，这股力量使人振

奋，因为过去旧的势力在这股力量面前显得那么无能，露出了他们虚弱的本象。在回来的路上，我感到自己浑身也充满着反抗的力量，尽管没有吃饭，没有喝水，但脚步是坚定的，踏实的。

过了不久，在府谷的土地上，由党组织领导发动的抗捐抗税的斗争象燎原烈火，熊熊地燃烧起来，过去那种被国民党官府强行征收捐税，压得人民喘不过气来的生活，有了明显的改变，群众不仅敢在区里和区长开展面对面的斗争，而且敢于到县里和县政府的官员，开展面对面的斗争了。

一九二九年初陕西省委派到府谷的巡视员白乐亭，以及地下党组织负责人柴培桂组织县运输工人和学生向县民政科二科科长苏德和开展了一次停收捐税的斗争。开始，苏的态度还很蛮横，对工人和学生的要求不予理睬，并威胁说：“谁不交税就是违法，就是造反，政府要和不交税的人算帐。”他又拍桌子又瞪眼。愤怒的工人和学生就把他拉到街上，让更多的人知道他们横征暴敛的罪恶，同情工人和学生的合理要求，对他们进行声讨，在群众有理有力的强大压力下，他不得不同意群众的要求，免除了不合理的税收。

在党组织的发动支持和教育下，群众敢于起来抗捐抗税，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了。这种风起云涌的群众运动，在陕北，在府谷，恰似一道曙光，照亮了人民前进的道路，起来，斗争，争取自己的解放！

初试风雨

从木瓜镇参加斗争国民党区长李如山回来的路上，李四大叔问我：“孩子，怎么样？开眼界了吧？”

“嗯！我是第一次看到这种红火场面，比看踩高跷、耍狮子、舞龙灯还热闹。”我高兴地回答他。

“知道这是谁领头闹的吗？”他继续问我。“那位站在台上姓柴的呗！”我毫不犹豫地回答说。

李四大叔听到我的回答笑了笑说：“他不过是公开的，听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共产党……？”我惊异地反问他。

他对我的话没做正面回答。片刻，他又接着对我说：“你要不知道，咱们找吧，谁找到后咱们再谈。”

我听到他的话，默默地想：可到哪去找哩？

他见我默默不语，就又问我：“你听过这样的顺口溜吗？”

我急切地问他：“什么顺口溜哇？”

“工农兵大联合，打倒仇人才能活。有钱的人儿享尽福，没钱的人儿没法活。这种世道要改变，不靠地，不靠天，靠我们工农大众团结起来同心干！”他一字一顿地脱口而出。

我听到这个顺口溜，不由得心中起了波澜，这不正是我们的现实吗？

他看到我闭口不语，就又问我：“还有一个顺口溜，不知你们听过没有？”

“年头不好柴米贵，出了银两又出税，冲门进来个狗衙役，又熬茶来又杀鸡，吃了喝了不饶你，税款明天交上去！”我一边听着他的顺口溜，一边思谋：世道就是这样不公平，再和斗争李如山的情况联系起来想，我的心中敞亮了，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对欺压人民的保长、区长和他们的官府，就得斗！

从此以后，李四大叔经常来找我，向我们一块挖煤的兄弟讲俄国人民在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下，打倒沙皇，工农大众当家做主的事。这使我产生了强烈的向往，我们什么时候也能和苏联一样，翻身得解放呢？

秋风阵阵，大雁南归，寒露过后，百草枯黄，辛勤劳动的农民，迎来了一个收获的季节。打谷场上，这里扬起了金黄色的谷子烟尘，那里噼噼叭叭的桂枷在响，碾打扬场，粮食入仓，就在这农民喜悦的日子里，李四大叔迈着轻快的脚步，面带笑容地对我说：“孩子，我给你带来了喜讯。”

“喜讯，快说，什么喜讯？”我急切地问他。

他诡秘地笑着反问我：“你猜猜！”

我一边注视着他的脸，一边摇着头说：“不知道。”

“我找到了共产主义青年团。”他笑着一字一板地对我说。

我高兴地双手攥着他的手问道：“是真的？”

他笑着点了点头说：“这还能说假话？”

这时，他和我脸对着脸，手摇着手，眼里流露着又激动又喜悦的光芒，两颗心也在突突地跳荡。

十月，一九三〇年金色的十月。我和几位一块挖煤的同伴，由李四大叔介绍，光荣地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

我参加团组织不久，记得有一天，李四大叔神秘地对我说：“晚上到我家来一趟。”

我听到他这没头没尾的话，就有了一种预感，在我的生活道路上，他又要引导我往哪走呢？我一直高兴地猜测着。

夕阳西下，夜色朦胧，我急匆匆地赶到李四家中，推开门，在闪闪的油灯下，屋里已经坐着几个人，他们是李四、李富达，李金锁、李锄沟（当时他们都是党员）。李四大叔看见我进了屋，笑嘻嘻地招呼我说：“快来！快来！”

我象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怯生生地坐在炕上。李四这时首先说：“都到齐了，开始吧？”李四首先介绍我的思想和劳动表现，他说：“赵虎旺不仅劳动好，更主要的还能帮助别人，修窑铲路，样样活都干，对一块背窑的很热心，人们都说他是个好后生。”他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人们都看我，我听到这表扬的话，看到大家赞赏的眼光，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脸也感到有些发烧。

“赵虎旺出身好，对旧的势力有认识，也有反抗的表现，不久前，我领他到木瓜镇参加斗争伪区长李如山时，他表现得很有觉悟，对参加斗争的学生和群众很同情，对我们党的主张也有认识，对参加团组织很积极，因此，他是符合团员条件的，我愿意介绍他参加共青团组织。”

我参加团组织后，李四同志又介绍我与区委书记、团支书担任小学教师的赵尚贤同志认识了，从此，他多次交给我革命任务。

我初次见到赵尚贤，只见他身穿长袍，头戴鸭舌帽，显得文质彬彬的样子，他的穿扮象是一个念书人。

他见到我，问询似的说：“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是光荣的，也有危险，怕不怕呀？”

“怕什么？我不怕！”我简单地回答他。

“不怕就好，我们就是要革命，要斗争，还可能要流血，要牺牲的。”说到这里，他稍停顿了一下，目光注视着我，象在观察我似的。接着，他又继续说：“你的出身，你的思想表现，李四已经做过介绍，我们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它是为工农劳动大众服务的，共产主义青年团是党的助手，是它的后备力量，是